

缙乡人物

一代武师王志鹏(下)



王志鹏



王志鹏与妻(左)女(前)在广东

王灵恩

收徒授艺 行医乡里

漂泊在外的游子,终于回到家乡宁海。回到宁海的王志鹏为谋生计,凭着自己习武的经历,对跌打损伤及骨伤科治疗颇有心得,他先是在城关孔庙旁设馆行医,一边收治病入,同时也收徒传授国术,可谓一举两得,走了一条传统习武之人的职业路子。

听说宁海有位鼎鼎大名的王老本,四乡有志学武的年轻人纷纷赶至他家,想会会这位王先生。纷纷邀请他到县内城关西门上、白龙潭、南庄及象山等地传授技艺,而一些有志于武术的青年人也慕名而至,踏破王宅门槛,要求拜师学艺,盛况空前。后来如城关的杨宁锡、朱贤东及冠庄的潘志亮诸后生,也纷纷前来拜师。一些喜欢棍棒拳脚的好手,也来同王志鹏先生会会,切磋交流。志鹏先生试手一下,只稍推揉几把,一试便知其身手如何。而王先生素以大好人著称,一经熟人所托,不会拂人脸面,都会慨然应允。故而学生徒弟多了,桃李遍及宁海及周边县市。若从县域之外而论,他所带的弟子则以石浦人居多。一些有志于习武青年想方设法,试图能得到王先生的面命耳提。一般习武者,皆以能得到王志鹏先生的亲炙而倍感荣光。当然,先生收徒有其严格的标准与要求,绝不轻易接纳。大体有此两条:头一条看人品,否则易闯祸惹事;二看身体素质与禀赋,能否走习武之路。

尤其是进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当时宁海武术界的现实情形是王志鹏一枝独秀。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王志鹏的名头,便是宁海武林一张精美的名片。他名头大,南京国术馆科班出身;实力足,拳剑枪操,诸门皆精,尤擅内家轻功,故而武术架子大,动作舒展飘逸,开张疏朗有致;再加上经历丰富,见多识广,在广东等地担任过多处武术教职,尚且还曾是粤军的军中武术教练,绝对的正牌国术高手。

先生在武术上造诣颇深,内外功兼修,博采众长,但以内家拳为主。他先后学了形意拳、鹰爪拳、螳螂拳、潭腿、功力拳、连布拳、查拳、太极拳、南拳、摔跤及多种枪法、剑法。功夫中尤以剑术著称,舞剑飘逸似真若幻,自是得益于他当年在上海麻花路中华国术学会拜师姚馥春老先生,尤其是当年曾吃到姚师的一劈掌,使他尝到内家的真谛,让他终身受用。“直至姚师教我形意拳及三才、连环等剑术,至此稍得八派之大意点。”故而得出“聚精会神,步履出手,稳定避让,圈少视线,精力一致,上一气贯通”之体会,受益可谓良多。

作为精武会曾经的入门弟子,他始终恪守“摒除历来技击家门户之见,冶各派于一炉”的会规宗旨。精武会聚集众多功底深、武艺强的武术名家,还有闻名武林的“精武十套”,这无疑给青年王志鹏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视窗。故而晚年的

他,在总结武术真谛时,留有一些可资借鉴的体会。对攻防他有这样一段体会:“动作省去枝节,取优点何在,练时各派会意融化、贯通迷径,武术亦同。十年纯功,至一交手,忙忙无从对付,不知武术的宗旨在于攻防,若对防法不明,攻法更不可轻动。国考中所得和经验告诉我,多不明攻防二法,故究竟何拳何派为优,只好寻师访友。”又如“清代董海川老到上海,本人受教此乃二十几的事,后到北京,徒众数千计,此时八卦掌盛行,好在走功特长、动静合练上。——走功八卦掌为最详细,练法也难,不在走动中,我的经验也喜练,但不专。黄柏年老师的八卦掌与慕容樵先生手法,有进出少异,时下多从慕容樵先生的八卦掌,孙禄堂先生的八卦掌也有少异。先三师同受董老师的技艺,门生容樵先生据说从张建魁学习的,也有进进出出之殊,诸功皆兼养生,静功为最周到的,但是不可包括一切武术的范围之内呢!且看决斗中多宗扑击同摔角为优胜,因为国术有扑击同摔角为必学之科。”

在徒弟们的眼里,志鹏先生永远是一位威而不怒的谦谦君子,从不以武术家自居,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是一位有着高尚武德、精湛技艺的武师。弟子朱贤东谈到他的恩师时,满怀感念:“我能遇上王先生,跟他习武,蒙他点拨,使我受益终身。他真是一个令我仰慕的谦谦君子。”这从王志鹏先生的自传手稿中,也可窥斑见豹。他言:“余的目标不愿夸口己之长处,细思只短处多多。”王先生自幼酷爱武术,几十年如一日,常年练功不辍,故而在武术上下过很深的功夫。先生稳熟各门各派的优长,积年博采众长,糅合创新,独树一帜,从而形成自己武功的特色,故而也有了“精视聚神、有我无他、猛怀静中、凶中存慈、胜中去骄”之感悟,这或将成为他在武艺上能有此大作为的独家秘诀吧。

晚香余韵 武坛绝响

先生一生漂泊,是一位行走江湖的好汉与义士。他行善而不修边幅,官家与百姓一视同仁,不管何人求请他出诊,他会一提起篮子就走。穷苦人家看病,他不收分毫药费,一般的随便人家送,从不讲价钱。好在平时行善,他也没受什么大冲击。先生自己好学,也教育徒弟要脚踏实地一招一式用心钻研,持之以恒,方能成就自己,趟出自己的一条路。他带徒传艺,却总不肯收礼,只求本人肯下苦功、肯练,才算为他的学生。先生重武德,左邻右舍从不多半句嘴,附近老少常愿意聚在他身旁,拉家常,唠嗑事,愿听他这位见过世面的先生聊往事,讲趣闻。他教育子女“大勇若怯、大智若愚”的做人道理。他常拿武者的偶像韩信之智、赵云之勇用以自勉,也是对儿徒弟辈的教诲与期许。先生平素不善饮酒,八十余载始终如一保持清素饮食之习惯。返乡后,他所教的学生遍及县域内外,可谓王氏门下,桃李盈门。当众人投来赞美

和掌声,皆称赞他是名家、好汉时,他总是淡然。

他始终牢记师傅们对他的教导,习武人不能恃强凌弱,要有匡扶正义之心,做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他是受这样教育与熏陶的,在平常也是这样践行的。故在家乡宁海,留遗许多有关他乐于济困助人的事例。嫉恶如仇是正直武者之天性,作为一代武师,王志鹏显然也不例外。他身材高挑,自带几分威严,一般人不敢近身。若是游手好闲之徒在街上寻衅闹事,欺负人家,遇上王志鹏,那便是该人的倒霉。他会怒不可遏,挺身上前。善良百姓视他为保护神,作恶歹徒听闻便魂飞魄散,四处奔逃。

晚年的王志鹏先生时常惦念牵挂着他的徒弟们。他移居长街后,时常到西大街的城关医院朱贤东处开点药,聊上几句。有段时间先生常咳嗽不治,来到城关医院,由朱贤东给王先生开些“补中益气丸”,让老人带回家,他俩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徒关系。与先生一直走得较近的,还有一位在冠庄的徒弟潘志亮,王先生一到冠庄授艺,必在志亮的家住上十日或半个月,也是常有的事。

先生秉性耿直,清高独立,且低调做人,不愿依附权势,多次拒绝升官机会。据他弟子朱贤东介绍,王先生曾提及当时在广东,军界曾想给他授衔发委任状,他都一一婉拒。后来中国武术界多次打听查寻王先生的下落,其家人都替他保守秘密。加上王先生老年练功负伤后,曾想把武术拳法整理成册,留给后人,终未能如愿,引以为憾。

上世纪七十年代,其子王必应在县委执教小体校,旨在培养下一代体育人才。此时的志鹏先生虽年事已高,且晚年定居长街,但时常也来城关,偶到县灯光球场转转,给些指导与建议。1979年4月,年近八旬的王志鹏赴杭参加省国术座谈会,当时宁波地区体委副主任专门与他就如何传承国术传统、培养青年一代,有过一次深谈,勉励先生能负起这个责任来。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先生还在灯光球场进行武术表演,鹤发童颜,动作轻盈,以一套稳健老到的形意拳,赢得满堂喝彩。

志鹏先生一生技艺高强,也精研岐黄,尤对伤科颇有心得,与眼科张医师等一起创建了长街医院。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学到老。故而他每次出门一定要带上笔记本,时刻不忘向有经验的草药师讨教,并记在本上,不断汲取经验。他对中医伤科正骨也颇有建树,对点穴正骨理筋,提倡手法与练功的有机结合,强调辨证施治,继承了武术伤科派的专长,形成了自己的伤科理念与临床特色。

1985年,劳顿一生的一代武师王志鹏先生,终于走完了人生的八十多个春秋,告别了他珍爱的武术人生。他是近现代宁海武林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的人生堪称传奇。

传承国粹,先生从未缺席;武林往事,不应忘怀先生。

缙乡山水

话说白溪

方秀英

白溪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也是一条大河的名字,是宁海最大的水系,因之而建的水库称“白溪水库”,是宁波人的“大水缸”。

白溪村原是白溪乡所在地,地处偏僻,村庄也不大,因白溪而扬名。我在网上寻找这个村庄的有关资料,结果所获甚少。通过走访村庄,稍稍有了了解。一个村庄的历史,无论是有形的书面记载,或者是无形的口口相传,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前辈在一个村庄历史变迁中做出的艰辛和努力,需要后人留住记忆,代代相传。纵使时光流逝,记住那些创造了时代的人们,才能不割裂任何一个时代的印记。所幸,白溪人将自己村庄的历史留在记忆中,流传在故事里。当地掌故、白溪信用社退休的王主任,讲起白溪村庄来津津乐道,村庄自古而来的历史,能人故事如数家珍,说起白溪水来更是赞不绝口,满怀深情。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王主任从白溪走出的国共将领讲到村里的能人书生,从婆娘娘墓地的传说讲到村里三宝再到水磨板桥,从富甲一方的商人讲到白溪剧团的游戏……我们一边随着村书记胡传对走访村庄,一边听着王主任的介绍。散落在楼房新居中总能发现几处石墙瓦屋,几进破旧的四合院、几家字迹模糊的店铺号,还有几块被当作洗衣石散落在溪中的墓碑,透见了古朴与曾经的辉煌。

像其他无数个正在消逝的乡村一样,白溪村也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改变着村庄面貌和生活方式。古老的房子慢慢消逝了,二十四进四合院在大火中所剩无几,高楼新居不断建起。以前是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而现在全村400多户人家1300多人,多外出经商打工。始终坚守着村庄的,是溪边的老樟树,还有那青了又黄的银杏,几百年来,迎着风雨,历经沧桑,依然苍劲有力,依然枝繁叶茂。还有那些长寿的老人,年轻时有的是力

气闯荡,老了,走不动了,就围坐在老樟树下,目送出去闯荡的年轻人,又笑迎归来的故乡人,回想一样青春的年少时光。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向下延续着。

白溪是浙东最长的溪流之一,源于天台山脉,穿行高山深涧中,流经群山沟壑,源源不断,四季不竭,涓涓细流在白溪汇成江河。白溪水是生命之水,是生活源泉,流经之地物产丰饶,山清水秀。白溪地处偏僻隐蔽,早前道路交通没有像现在这样便利,但水能载舟,因这丰富的水资源,连接了山里和外面的交通,使得地方经济活跃。水上交通繁忙时,竹排三四十张运输都供不应求。山里的竹木柴炭通过水路运往外地,然后将外地的各种物资引入白溪,市面由此兴旺。柴行米行样样有,山货运出去,生铁运回来,虾皮白鲞海产品带回来,日用百货引进来,“小码头”成了“小上海”。白溪能人多,经济活,白溪样样都走在时代前面。那时,出西门四村最有名,除黄坛、前童、田洋卢外,还有一个就是白溪。

王主任说,白溪之名含义有二,得名其一因水清至白,流经地区的石子都被冲刷得雪白雪白。

他开玩笑说,别让孩子们在溪水里打水仗不混,就算把西班牙斗牛拉到这里斗也不会把清水斗混。对于这水质,王主任有深刻的体会,他曾在其他地方工作过,热水瓶没多长时间就有了污垢,但在白溪用的热水瓶,结婚四十年以来都不积污垢,光亮如镜。农夫山泉有句经典的广告语是“农夫山泉有点甜”,用在白溪水也不为过。良好的水源、水质成就了口感清甜的溪水,滋养着一代代白溪人。白溪是个长寿村,近些年活至百岁以上老人有三个,其一104岁时去世,另两位也活到102岁时,九十岁以上老人也有不少。好水喝出好身体,白溪人说长寿秘方也许就在这“仙人水”。

白溪还有另一含义,就是白溪是未利用的溪,水白白浪费了。村中流传着这样的村谣:“白溪白溪白白一条溪,田高水低缺台抽水

机”,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村谣:“白溪白溪白白一条溪,田高水低用不着水,前面白溪滩,后面黄坭山,中央一片倒屋升。”这些带着时代印迹的村民顺口溜带点夸张和调侃,但也反映了白溪村庄在某些历史时期的现状和问题。后来,白溪村民以他们的勤劳智慧,从上游溪流中截流,沿着山脚岩石中人工凿出水渠,绕过一段长长的山弯引水进村,带来清冽的溪水。白溪人创造的“红旗渠”,滋养着白溪世世代代的村民。

白溪源远流长,直流无碍,水流湍急,流量大。白溪水以它的宽广厚实养育着宁海西路人民,也以它的急剧汹涌蹂躏着人们。“7.30”水灾时,白溪水泛滥成灾。像很多遭遇洪灾的村庄一样,白溪因洪水的洗劫,村庄受损严重,陷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困境。新世纪之初,白溪水库建成,将丰富的水资源储蓄,充分运用,又防洪又供水、又灌溉又发电,造福于民,恩泽众生。高峡出平湖,九曲十八弯,白溪的上游更以“浙东大峡谷”、“天河生态风景区”的美名远扬。

“水缸”之大,不谈数据,我有亲身体会。二十年前,老校长童国健带着宁海电大普专班的学生去参观正在建设中的白溪水库,我有幸看到了未蓄水前的水库。站在水库边,看到水库底施工的工人渺小如蚂蚁,可以想象到蓄水后的水库之深。蓄水之后,我也曾有幸坐着快艇畅游过浙东大峡谷,巍巍青山,悠悠碧水,美不胜收。现在库区已禁止游船,我们再也机会坐船畅游了,白溪水库成了真正的“天河”。此水只应天上有,白溪水,真正绿色无污染的好水。

如今,白溪水净如银链,白溪村则如处子般静美,风景如画的村庄俨然如世外桃源一般。回溯历史,时光漫长,山岚水韵轻轻地摇曳着岁月枝头的静好,也弥散着古村悠悠淡淡的馨香。流年走过,风路过往,时空交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岁月的年轮里写下了属于他们的安静和从容。



Handwritten calligraphy: 白溪白溪白白一条溪